

也说阿Q之“丑”

——读《阿Q正传》有感

□ 临湘市五中 卢 兰

作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塑造不朽的艺术典型。《阿Q正传》中，鲁迅通过对阿Q的塑造，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生活中的“丑”，阿Q生活的未庄是专制社会体制扭曲和扼杀美好人性的缩影与象征。

一、阿Q丑在“弱”

阿Q长得不好看，“他头皮上，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。”阿Q经济情况不好，没有固定职业，靠做短工过活，社会地位低，住在土谷祠里。阿Q是未庄的局外人，他一直努力地想融入未庄世界，最初是想靠赵家这棵大树来获得地位，不曾想赵太爷否定有阿Q这样的本家，“你怎么会姓赵？——你哪里配姓赵！”后来阿Q想通过向吴妈求爱来稳定在未庄的生活，也以失败告终。最后他想通过革命扭转生存境遇，却落得悲惨结局，自始至终都未达成进入未庄世界的心愿。

未庄中人与人的关系显示了等级观念浸染下的势利，作为未庄的局外人，阿Q靠着受屈辱后的精神胜利法闻名于世。其一，受了屈辱之后的幻想。当被赵太爷和未庄闲人打，阿Q通过幻想自我安慰“总算被儿子打了”。其二，受了屈辱之后的转嫁。阿Q心目中，未庄人已然排好三六九等，他可以被上等的人打，却绝不能让比他下等的人打。其三，受了屈辱之后的自虐。阿Q承认自己是虫豸，却仍旧要给闲人碰几个响头，等闲人走了，阿Q也觉心满意足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，无论怎样，“第一个”都是了不起的。

二、阿Q丑在“怯”

何为怯者？怯者与勇者的区别在哪里？勇者愤怒，抽刃向更强者；怯者愤怒，却抽刃向更弱者。在假洋鬼子那里挨了打，他却把欺侮之手没来

由地伸向了小尼姑。阿Q走近小尼姑身旁，突然伸出手去摩着她新剃的头皮，为了满足在旁的看客，还要再用力一拧才放手。做了这一切之后，阿Q似乎对一切“晦气”都报了仇。阿Q对与自己相同身份或比自己身份更卑微的下层人不仅缺乏同情心，反倒还有几分欺凌的邪念。这就是鲁迅说的：“他们是羊，同时也是凶兽，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，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。”

三、阿Q丑在“愚”

阿Q本来痛恨革命，但当他看到可以从革命中获得利益和依靠时，便投机寻找“存在感”“优越感”，最终死在了“革命”上，他在建立新秩序的同时，又是旧秩序的维护者。

为了参加革命，阿Q先投降，后来盘上辫子，再去找假洋鬼子，却终究没能成为革命党的一员。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，他就没了别的出路，所有的抱负、志向、希望、前程，全都一笔勾销了。革命对于阿Q来说，是让他从未庄局外人变成未庄人的最后契机，阿Q想通过革命，在未庄建立一个有他的新秩序：他想象未庄人跪下向他讨饶；他想象元宝、洋钱……包括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都归他所有；他想象未庄的女人由他挑选。阿Q想建立的新秩序与旧秩序是没有本质区别的，唯一的不同就是未庄有了阿Q的存在。

在《阿Q正传》中，各种角色都赋予了各自的意义：旧有势力的维护者、旧有文化的受害者、不觉醒的群众……通过他们的活动，鲁迅展示了更为深广的社会。鲁迅想要改变“愚弱的国民”的“精神”，他想用“呐喊”努力唤醒“铁屋子”里沉睡着的同胞。《阿Q正传》最后一章虽取名“大团圆”，却以死亡作结，鲁迅用死的事实来告诫酣睡的国民，引发读者思考。